



俠女激江湖

音雲著

期 限 表

洪湖女俠

青雲著

(上)

济南出版社



0435360

伏文成·明

青雲著

(下)

济南出版社

(鲁)新登字 14 号

侠女傲江湖

青云 著

责任编辑：杨剑鸣
济南出版社出版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封面设计：姜振清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济南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18.5
字数：340 千字

1992 年 5 月第 1 版
199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册

ISBN 7—80572—566—7/I·76 (上、下)册定价：8.80 元

(如有倒页、缺页、白页直接到印刷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侠女！长剑！江湖！

当一个漆黑的深夜，几个蒙面人闯入一深宅大院，逢人便杀，见人便砍，又一路追杀，血溅古道，一时腥风血雨，令人不寒而栗。

从此江湖多事，遍布杀机……

上官仪策贬武后事败，满门抄斩，唯孙女上官慧婉与其母脱此大难。嵩山道长潘真人的师妹妙华将慧婉收养。历经数年后，慧婉学得了“绕指柔”剑法并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决意下山复仇。其后，残暴的和尚怀义与隐入山林多年的恶人韦什方与尼姑净光纷纷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恶斗之中，引出了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故事。深陷这场搏杀中的慧婉姑娘经历了种种险风恶浪，由不得改变了复仇的初衷，另择了一条出人意外的道路。遭遇奇险，武功奇绝，行事奇特——女侠慧婉的“三奇”，凭添了江湖诸多险恶，生出了难分难解的恩仇，展现了跌宕起伏的悲喜人生。

该书武打惊奇绝妙、构思新颖别致、情节曲折动人，为新派武侠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目 录

第一章	绝壁冒死采灵药	
	石窟治伤动私情	(1)
第二章	刁徒设计戏师姐	
	恩师忍情送爱徒	(11)
第三章	武才人驯马西苑	
	上官仪出使雅州	(23)
第四章	似痴似狂，人间游戏	
	有真有假，客舍解围	(34)
第五章	剑门关主仆中计	
	盘龙峪双侠除奸	(44)
第六章	上官仪雪地擒贼道	
	潘师正暗夜救孤婴	(57)
第七章	绕指剑，侠女小试锋芒	
	金篆醮，妖人大施幻术	(76)
第八章	蛮昆仑夺食遇侠女	
	勇慧婉除凶救太子	(96)
第九章	寻生母，侠女深宫遇公主	
	得艳妾，大夫密室失头颅	(112)

第十章 一曲长歌悲孤雁

数杯薄酒送诗人 (129)

第十一章 赵道生毒计害婉儿

丘神勤阴谋陷太子 (144)

第十二章 侠女初拜武皇后

慧婉力战蒙面女 (157)

第十三章 真中假，皇官失郑氏

假中真，佛窟会群英 (171)

第十四章 青城学道，子昂再逢慧敏

幽谷养疴，妙华亲定良缘 (190)

第十五章 魏思温大摆白鹅阵

昆仑奴勇救碧玉女 (203)

第十六章 卖药街头，冯小宝落魄

扬名京师，陈子昂摔琴 (221)

第十七章 千金公主多蓄男宠

市井无赖一步登天 (236)

第十八章 御医神针救皇上

韦妃诡计夺社稷 (250)

第十九章 鬼影憧憧奉天殿

疑云茫茫上阳宫 (263)

第二十章	羽林军大闹酒楼	
	裴丞相夜探古刹	(281)
第二十一章	韦什方强占中岳庙	
	陈子昂急返洛阳城	(298)
第二十二章	妙华魂断太白窟	
	什方尸暴少室山	(318)
第二十三章	高宗病登则天门	
	子昂误入麟趾寺	(331)
第二十四章	闻古寺慧敏救陈郎	
	坐荒园婉儿诉隐衷	(349)
第二十五章	公主遭贬，荒山遇埋伏	
	国丈得意，密遣刺客	(364)
第二十六章	韦国丈机关算尽	
	武太后神鬼莫测	(377)
第二十七章	歌舞升平公主府	
	风云突变扬州城	(388)
第二十八章	李敬业兵败自刎	
	魏元忠义释宾王	(401)
第二十九章	昆仑奴深山寻慧敏	
	乔知之僻乡藏碧玉	(414)

- 第三十章 壮士仗义斗恶僧**
少年落难逢公主 (427)
- 第三十一章 白马寺团儿再设毒计**
上阳宫太后又布连环 (438)
- 第三十二章 婉儿泪洒太白峰**
公主火烧中岳庙 (454)
- 第三十三章 笑面罗刹暗器伤慧敏**
嵩山道长正言悟番僧 (481)
- 第三十四章 陈子昂大狱会故友**
裴迪先深宫媚武后 (497)
- 第三十五章 昆仑奴义葬故人**
碧玉女情殉知己 (521)
- 第三十六章 武太后恩赦上官族**
俏婉儿智脱陈子昂 (539)
- 第三十七章 无遮法会万众拜女主**
万象烈火一僧烧神宫 (559)
- 第三十八章 则天门上帝王梦**
秦川道中孤鸿影 (574)

第一章 绝壁冒死采灵药 石窟治伤动真情

嵩山太白峰，石壁陡立，枯松倒悬。

寸草不生的峰巅，一块苍黑色的怪石，突伸出来。一只巨大的山鹰，兀立石上，顾盼自雄。

突然，山鹰发出一声尖利的鸣叫，抖开巨大翅膀，向山下俯冲过去，又平展双翅，随着气流浮升，在怪石上方盘旋着。

原来，那怪石之下的山壁上，有一个鹰巢，三只出世不久的幼鹰，嗷嗷待哺。而此时，却有两个身着道袍的年轻人，紧贴崖壁，脚蹬山石，施展轻功，缘壁而上，悄悄地接近了鹰巢。

山鹰猛地向其中一人俯冲过去，巨翅扇起的疾风，呼呼作响。

那人“呀”地惊叫了一声，声音尖脆，分明是个女子。

只见她身躯急转，右脚腾空，左脚用力，跃身抱住一棵枯松，躲开山鹰的利爪。

另外一个却是男子，急呼道：

“师妹，千万莫动！待我将这畜生引开。”

话声才落，他早已攀壁而上，站在山颠的怪石上。

山鹰盘旋着，怒叫着。

那男子脱下道袍，在头上挥舞，招引着山鹰。

山鹰一声长鸣，朝他扑去，利爪抓向他的面门。那人蹲身闪避，山鹰斜掠过头顶，他脚尖点地作轴，倏地转身，同时，双手抖开道袍，跃身向前，将山鹰兜头罩住。山鹰奋力挣脱，带得他踉跄前跌了几步，差点掉下悬崖，他不禁叫了声：“好个猛禽！”赶紧收住脚步，用力将山鹰按住。朝那女子喊道：

“师妹，快去采药，这是只守巢的雌鹰，那觅食的雄鹰片刻即回！”

女子应声道：“明白了，师兄千万小心！”

说着，从树上腾身跳到鹰巢近旁，这鹰巢是个纵深不过一丈、方圆仅有几尺的岩洞。那女子待要进洞，又怕压着那三只尚未长全毛羽的雏鹰，便十分细心地将雏鹰一只一只捧到边上，然后侧着身子，钻进洞去。见那石洞右壁下，有一株枝蔓盘绕的植物，主蔓呈铁黑色，粗似幼儿的手臂，枝条延伸到洞外，生满心形的绿叶。石洞低窄，直不起身；她蹲伏着身子，从腰间取出药铲，铲去周围积淀的粪土，发现植物的根茎竟生在石罅中，她十分小心地把须根扯净，将根茎取出，见那根茎赭红色，没来得及细看，就听外面喊道：

“雄鹰飞来了，师妹快出洞！”

她慌忙将枝蔓扯断，把根茎揣到怀里，退身出洞，不

料，衣襟却将一只幼鹰带出洞来，那幼鹰吱吱叫着，跌下崖去，幸好被十几丈下的一株古松挂住了。女子心下不忍，纵身跃下，去救幼鹰。

幼鹰被挂在古松顶端，古松斜立，下面是万丈深渊。女子跳落在古松根部，古松整个颤动起来，沙石哗哗下落，她不敢十分着力，瞅准下方的一个宽可容足的石坎，腾身而起，将幼鹰掠在手中，空中双腿一摆，收腹转身，稳稳地立在石坎上。

山顶的男子不禁赞道：“好功夫！”

恰在此时，觅食归来的雄鹰听见幼鹰凄厉的叫声，扔掉爪中的狡兔，向这儿俯冲过来，双翅扇起山风，夹带着沙石，打在女子的脸上，利爪映着阳光，闪动着刺目的寒光。石坎仅才容足，女子已无法躲闪，她灵机一动，把头一低，双手捧着幼鹰，高举起来。果然。雄鹰没有向她袭击，却抓起幼鹰，飞掠而过。女子被风吹得立足不稳，慌忙用手勾住岩缝，使足力气，才算没有掉下山洞，心中暗叫：“好险！”

山巅上的男子，也已把鹰放了，将道袍系在腰间，飞身下崖，来到女子身旁，问道：“师妹，没有伤着吧？”

女子摇摇头。

那青年男子朝下一指，说：“我们快到那儿去！”

原来，下面数十丈之外有一处天然平台。

二人一前一后，背贴石壁，移身而下，跳到平台上。

那平台正在太白峰半腰，竟有几十丈方圆，榛莽丛生。崖壁上有一石窟，石窟上方，壁岩前突，仿佛一巨大的披厦，青藤蔓缠，柔条披垂，遮掩着窟门。西侧壁上，清泉滴沥，年深日久，竟将泉下青石，滴成一个石瓮大的深潭，澄碧的潭水溢出来，散漫地向台下流去。二人落地时，惊得那榛莽中的狐兔乱窜。

两人站在平台上，不约而同地长吁了口气，相视而笑。

那男子不过二十四、五岁年纪，剑眉入鬓，朗目炯炯，通鼻阔口，嘴角微微下抿，漆黑的发髻上系了一根棕黄色绸带，两端在山风中飘动，显得十分俊逸潇洒。

女孩儿约摸二十上下，眉似新月，目如双星，直鼻秀口，虽着道装，却未拢发髻，漆黑的秀发用一条紫带松松束了，飘洒在颈后，虽然未施脂粉，却梨白桃红，天然丽质，妩媚中透着英爽的气质。

他们二人都是嵩山中岳庙庙主王远知的徒弟。男青年叫潘师正，道州贊皇人，自幼拜王远知为师。女孩儿则是王远知从战乱中捡来的孤女，不知家乡何处，父母为谁，王远知给她起了个道号，叫做妙华。二人自幼在一起读经学道，练功习武，情逾兄妹，全无隔阂，如今虽已成年，依旧情纯意真，并没有丝毫男女之嫌。

他们素日听师父王远知说，这太白峰上有一株千年何首乌，可惜生在绝壁之颠、鹰巢之中，无人敢去冒险采摘。他们多次请求师父允许他们去采这株仙药，师父

却总是说他们功夫未到。近日，他们见师父神情疲顿，老态益现，又染了哮喘之病，夜里难得安眠，二人内心中自然十分难过，私下商量，决定结伴来采仙药，给师父疗治固疾，补气延年。

这时，潘师正问道：“师妹，药可到手？”

妙华点了点头，微微一笑，从怀中取出何首乌，这才仔细端详此物，不料一看，脸却腾地红了，垂下眼，将何首乌递给潘师正。

原来那何首乌的根茎竟长成男女之形，不但躯体皆全，而且口眼具备，勾颈交股，密不可分。

那潘师正接过何首乌，仔细看了一会儿，心中也不觉一动，瞥了妙华一眼，赶紧把目光移开，收神敛情，说道：“果然是宝药，我听师父说，这何首乌根茎，百年初具人形，千年才呈男女，这药确实在千年之上了！只可惜把地上的茎叶丢了，那也是可入药的，养心安神，主治虚燥心烦，多梦不眠。”

正说着，听到头顶上传来鹰叫声，抬头一望，见那雌雄二鹰已找了来，正在天上盘旋着，伺机向二人攻击。

潘师正怒道：“这畜生，竟然不依不饶，待我收拾它！”

妙华道：“师兄稍安勿躁，鹰有何辜，本是你我搅扰了他们的安宁，不必伤它。”

潘师正道：“你不伤它，它要伤你的！”

妙华指了指石窟说：“我们不如先到里面避一避。”

潘师正点头说：“好。”

话刚落音，鹰已俯冲下来，妙华赶紧跃身窟门，分开垂藤，俯首进洞，潘师正紧随其后。不料妙华刚踏进洞门，却“啊呀”一声，蹲在地土，双手抱紧左小腿。

潘师正急问道：“师妹，怎么了？”

妙华呻吟了一声，答道：“蛇，我被蛇咬了！”

潘师正借着洞口透进的光线，四下寻觅，见一条四尺余长青花蛇从里向西窜去。潘师正赶前一步，踩住蛇尾，那蛇忽地回身昂首，目射凶光，口吐毒信，要咬潘师正。潘师正并不慌乱，右手一伸，掐住蛇的颈下七寸处，将蛇提了起来，左手纂住蛇尾，由上而下，用力一橹，那蛇竟象一根皮绳，软软垂着，一动不动了。原来，他这一橹，把蛇的骨节都卸开了，蛇虽未死，却再也不能动弹。

潘师正回头再看妙华，只见她额上渗出粒粒黄豆大的冷汗，银牙紧咬，面色腊黄，慌忙过去，将她搀起。这石窟足有厅堂一般大，窟门上方，又有一圆洞，宛如明窗，光线透射进来，洞内并不昏暗。又见东壁下有一长石，绿茵蒙茸，好像铺了毡褥。西壁又有一门，门内幽黑，不辨深浅。

潘师正扶妙华坐在东壁长石上，把手中蛇放在地上，单腿跪地，替妙华解了绑腿，脱了鞋，将左腿裤脚卷上去，见妙华那又细又嫩的小腿迎面骨旁，有一个核桃大的肿块，紫红透亮，不敢怠慢，也顾不得避嫌，将妙华的小腿紧紧挟在腋下，两手按住伤口，低头用口去吮，一

连吮出三口紫血，见那肿块消了下去，又侧身拾起地上的蛇，将蛇的肚子撕裂，找出蛇胆来，挤碎了，按在伤口上，从前襟撕下块布来，细心地包好。这才抬眼去看妙华。只见她俏目紧闭，两腮潮红，娇喘微微，心中不禁一慌，以为蛇毒上攻所致，急忙直身扶住妙华的肩膀，连连叫道：“师妹，师妹！”

妙华依旧紧闭双眼，没有应声。

潘师正坐在妙华身旁，伸手去摸妙华前额，试着并没发烧，略微放了些心，又轻声唤道：

“师妹，妙华，你觉得怎样？还很痛吗？”

妙华身子一歪，头斜靠在师兄肩上，浑身颤抖起来。潘师正不禁又害怕起来，赶紧揽住她的肩头，呼唤着她。妙华依偎在师兄的怀里，好一会，才睁了俏目，看了师兄一眼，娇羞地一笑，说了句：“谢谢师兄，我没事了！”说罢，又闭了双目，把头埋在师兄的怀里。

潘师正突然觉得一股热浪流遍全身，汇向心头，那颗心恰似掉在开水里，上下翻滚，他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欢悦和冲动，他渴望把怀中的妙华紧紧搂抱起来，亲她的秀发，吻她的雪颈，但他却并无动作，他怕惊醒了这梦一般迷惘而美妙的境界，霎时间，周围的一切都消隐了，只有他和师妹依偎在一起，情天孽海之中；只有两颗青春的赤心浮荡跳跃。万籁无声，大自然仿佛也在和他们一道分享着这片刻的宁馨。

突然，窟外传来一声怪笑，惊破了这对年青人甜蜜

的梦境。潘师正推开妙华，霍地跳起身来，见窟门外人影一闪，他腾身跃出窟门，见平台上空无一人，四下巡视，也未见人影。

这时，妙华也已走出来，站在潘师正身后，轻声说道：“也许是狐兔吧！”

潘师正叹了口气，低声自语道：“但愿如此。”

妙华又懊悔，又羞愧，低垂着头，轻轻说：“师兄，这全怪我！”

潘师正又深深叹了口气，他没想到：儿女私情，偶一萌动，那教门严规，师长训戒，全都象冰融烛消，毫无力量了。自己自幼持戒修行，本以为超脱尘念，不染情障，谁料也不过是银样腊枪头啊！他自愧自责，却又时时有一丝丝温馨的柔情从心头弥散开来。他看了一眼妙华，见师妹满面愧悔之声，眼里竟滴下两滴清泪，心中又泛起说不尽的怜惜。

这时，日已西斜，晚风瑟瑟，那层层叠叠的峰峦，已从东向西，渐渐被淡青色的暮色笼罩，纵横交错的涧壑显得更加幽深了。

潘师正说：“师妹，天色已晚，我扶你下山吧。”说着，伸手去搀妙华。

妙华却侧身躲开了，低声说：“谢谢师兄，我可以自己走了，不妨事的。”

待到二人走回中岳庙，已经是新月斜挂，三星在户